

天妃娘媽傳

下

雙紅堂
小說
114

祀女誠尊佛

新刊出像天妃濟世出身傳下卷

第十七回 林二郎別親應召

却說林長者塑一真人神像以金粧之仍命匠人雕一大龕飾以象牙祀真人于其中晨昏二即拜禱其前長者與安人夜多夢其承歡左右若為女時然有一夜僅將二鼓長者與安人方就睡恍忽聞堂中金鼓聲倏似車馬声又倏似鈴角声安人對

別親只為君



恍狒籟声响



於昭正氣臨

長者曰公嘗聞甚响乎變金變鼓變車變馬又變鈴變角声洋洋猶盈于耳長者曰吾亦在疑似之間無乃更聞夜靜聞天籟乎聞地籟乎聞人籟乎泊更且寂傾耳而聽之窈不可聞二人遂成寐了輒覺其人步塵而來直抵卧旁作禮而言曰二爺明日當西行兒女宜陪隨左右可幸萬一無虞父母在堂倘缺奉侍乞賜不孝之罪蓋移孝可以作忠而忠于君者亦其所以孝于親者也服勞奉養未足以為孝矣語畢

今夜清虛夢



明倫彙編

即步虛而去長者竟呼安人而問之曰終
吾夢見若女告我曰二郎明日西行女亦
全往夢中言語吾牢記之其聲容象貌如
親見之安人曰老身之夢猶乎公也其語
言動靜亦猶乎公之所言也二人因相與
語曰此非夢也乃吾女之來昭告我也明
日一定州縣有人來轎行令吾與汝年老
弟未知此行成功之遲速何如歸期之久
近何如使吾念之有不能自置焉遂不寐
坐至天明二即沐浴已畢正到父母房前

只為心勞瘁



所由夢不成

問侯見父母已起而端坐于房中幾有要
客乃忙問曰父母今日何太早起與年高
氣衰精神少倦惟早眠安起應事不辨于
心庶幾可以順養天和壽考無疆第恐早
起則神勞神勞則氣疲終日役上焉而不
知所止甚非所以養生延年之道也望父
母以逸易勞去彼取此長者曰吾豈不知
早眠之為適吾豈不知晏起之為安亦豈
不知無絆無碍之為逍遙自在與第事不
關心關心者凡吾兩人雙雙如銀所謂風

親為行役苦



子思劬勞難

中之燭草上之霜者也數年一女仙遊
慕之心至今未已今日一男出塞別離之
恨轉覺弥深昨夜吾兩人並夢汝妹道汝
今日應西行吾兩人一夜思之使汝功成
名就則國之福也亦吾家之幸也倘天下
事有不可為是吾一憂也就使汝功成名
就之後歸鞭早整使吾得及見之則是汝
之碩亦吾兩人之欣也倘下事勢不可預
度是吾一憂也且吾家事頗煩汝如去後
所望以理內政者誰乎所望以治外事者

子進寬親語



差促赴公程

誰乎所里以待親戚答鄉隣者誰乎早暮
思之不若冬夏憶之不忘即有緩急召之
不怠念至此如何使我而勿憂之深也
二即曰西征之事且未若是其急也倘或
西夷悔心而遠去則免役之命可旦暮自
天而來父母何慮之遠哉正議論未已忽
家童入報曰有縣差數人在外呼喚甚緊
二即忙出外接應茶禮畢二即問曰西征
之消息何如差人曰州鎮之繳文無日不
下縣官教善回之近聞遞報日甚一日四

君事不可緩



子情那得全

方之徂征連袂于道獨本縣未有一人赴召昨州鎮督懷怒于縣官縣官今亦不可再回故差吾來所以畢案者亦以奉上司也二即聞言即理發差人先行我隨後即到差人去訖二即即請出父母父母問曰頃縣差之來無乃促西征者之行乎抑有免役之命乎二即曰醜虜入寇日迫京師四方召戍靡人不行兒欲從親則不能赴

馬次上馬則不能從親男子遭此亦是兩難父勉之曰子親遠別一人生死大

親行誨三焉



子去綿七思

雖然士君子處世在家則為人子在
國則為人臣今汝名籍在官則其身已為
君有矣雖父不追將母不追養是理勢之
不得不然亦為人臣者賤分之所當也
家中之事吾自當之吾之所以囑汝者晚
行早宿恐力之重勞亦以杜傍窺之不則
露宿風眠妨和氣之相侵亦以慎疾病之
暴作花街柳巷所當深絕則矣飲酒亦宜
重戒此流連亡反之因亦殞命傷生之斧
也其在軍也將之號令敬以遵違軍之約

徒勇無可用



有謀方見成

策重乎自守現敵勢之強弱為吾軍之進止機臨時而轉換謀預定而先成勿恃血氣之勇蓋一人之勇能何即萬人之敵亦小此燕虎馮河孔子所以不與也勿為身便之計蓋利者人之共好亦人之所必爭者也此不奪不厭孟子所以做王也勿輕聽蓋兵以正合以奇勝所謂貴詐者此也胡虜變詐百出苟不深度其情而惟人言之是信則友間之行惡奸謀之中也勿輕敵蓋舉止高者其心不固所謂常勝之家

輕敵非良將



窮追豈勝兵

難以語敵者歟也胡虜歷崎險而若平苟
不重張其勢而乃行伍之不齊則紀律之
疎破敗之形也勿窮追蓋因獸猶門而况
于人所謂歸師勿掩窮寇勿追者此也胡
人走死地而如生一至于困敗照聊而加
以追迫之愈甚則不聞不已而不死不休
也吾之所可告汝者其大閑止歟其小閑
以止則止可以行則行可以遲則遲可以
速則速歟吾口之所不能盡言意之所不
能必至者也歟其自忖自度自斟酌自百

謀事乘機妙



成功退着高

計百成百發百中是在乎汝矣至于成功
之後名不可獨專功不宜自任賞不必貪
多謂天之靈謂君之福謂將師之善謀軍
士之戮力早疏乞歸田野以待明君之自
處是所以居功所以完名所以保身所以
榮親乃莫上之策最勝之術也汝行矣吾
朝夕家中禱告願保汝矣即聽命唯已
順之即登堂拜祖宗禱于練之前仍
辭其雙親凡親戚兄弟之錢送者皆致謝
而囑托之命並收拾行囊及載其法器向

寸心存耿々

京師而去傍現有識者知其此行必不虛
焉有西江月為証

一身自泛許國

寸志惟欲輸忠

雙親睽別只為君

亦是為臣義分

傍觀衆人愕々

前途疋馬地

抵日西塞建奇功

神力朝廷倚重

十八回 林真人鄱陽救護

林二即日發行長者同安人送出門首

目騎兵疋馬冲々西行倏然遠去長者顧

謂安人曰二即此行欣々然有喜色必能



疋馬去冲々

護兄成至愛



赴國見全忠

為國家建功安人曰吾亦以成功為二部
亡蓋死之于吾女也二人遂入堂上呼從
手真人炉前曰國家一理臣子一心今汝
兄以國事多艱之故竭力從軍輕棄其家
而殉其國此臣道之無愧即子情之能盡
者矣矣望汝推愛國之心愛兄護兄之功
護國冥然之中所以維持而調護之者非
望之汝而望之誰正祝禱時忽見一陣香
風漫天而上二即在雲狂風之發屋拔
木而不見紛塵之蔽已隨烈日之金石流

所至無崎嶇

土山焦而不見草莽之酷已在途則常見

雲來國遠渡水則恍若就至護持日經高

山峻嶺峽石叢林之間絕不見獸蹄鳥迹

之類自夜宿孤村僻處荒寂古廟之內寂

無聞魑魅魍魎之驚心行不數日到一大

湖名曰鄱陽湖是晚應渡此湖但見于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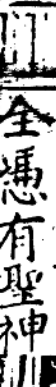
暮之時風雨晦冥湖浪滔天湖船有方終

者有癸近數里許者有至湖中央者又有

將近而來及岸者一遭風浪往者欲進而

不得進未若欲退而不時退水中者其勢

全憑有聖神



隱隱湖中怪



明明天上神

南北而不知其向迹山者以此疑彼岸而不知所登舟中之人皆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蓋因是日五湖龍王會飲于洞庭至晚未端湖北有一龜精數年之前常于此處化舟渡人至湖中輒沉而食之民之遭害者不可勝數怨氣上積于天观音菩薩知之一日游此尋渡彼龜不知其為佛即載于舟中仍招有數十人全載是晚未至半湖嘯風作浪舟即將沉观音念了真言此江遂沉不入水那龜無所逃脫遂為观音所

妖既遭除服



把守甚牢千冲萬突並不得出走至南門
見無人把守徑望外門而奔心恐後追之
急而不顧其前遂罹于網羅之中而不
出真入帶兵將而下此龜仍送至原所
加鎖押重祝守者今後用心牢守真入旋
向湖中各舡頭圍尾放起火光令倏然
湖中照耀如日頃刻之間風恬浪靜湖中
之舟並無隻失至次早各舡登岸無不相
賀曰吾聞自數十年前以前終舡湖者幸而
不過風浪則已倘遇其時百舡之中能保

人自舟安寧